

Interview of Genyou Nun (Miss Yuzhuo Huang) —The Nun Education of Rinzai Sect Myoshin-ji School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man Li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h. D. Candidate of History Institute

Abstract

In 1895, Taiwan became Japan's colony, Japanese Buddhism came into Taiwan with Japanese military. The Myoshin-ji School of the Rinzai sect, came into Taiwan latter than other sects, but by the help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Gentaro Kodama, the Rinzai sect started to proselytizing active.

Huang Yuzhuo and Huang Yuxia, her elder sister, went to Japan twice for studying Buddhism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y were recommended by Takabayasi-genpo, the 8th chief inspector of the Myoshin-ji School of the Rinzai sect in Taiwan. In 1936,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went to the Souei Nun School in Achi County. From the interview, We knew they learned how to train the nun through the strict religious practice and meditation. Furthermo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akabayasi-genpo staying in Taiwan, he dedicated to Buddhist education, as well as cultivated many nuns to study abroad from 1936 to 1940.

Koutou nun, a teacher of the Souei Nun School, preached Buddhism in Taiwan in 1940. In 1942 the sisters returned to Taiwan and helped Koutou nun in Buddhist seminar, also met Sutou nun. Next year they studied at the Rinzai college and brought Sutou nun to the Souei Nun School. The sisters graduated in 1946. In 1949 Sutou nun completed her study and came back to Taiwan. Knewing that Koutou nun was in Taiwan, Sutou nun invited her to Guangxiu temple. Koutou nun, a Japanese nun, died at Taiwan in 1989.

When those students, who were cultivated by Takabayasi-genpo, came back to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ir studies, they taught Buddhism and preached in temples and the Buddhist groups. They really passed down and preached the Buddhism in Taiwan.

Keywords: Genyou nun, Genyi nun, Souei Nun School, Takabayasi-genpo, Koutou nun

由訪談玄祐尼（黃玉灼女士）中一 論日治時期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尼僧教育*

林欏嫻**

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明治28年（1895）臺灣淪為日本之殖民地。戰時，日本軍隊中配置的佛教從軍僧侶亦隨日軍入臺，臨濟宗妙心寺派雖比他派較晚進臺，但有總督兒玉源太郎之助緣，於是開始在臺積極地布教。

日治時期黃玉灼¹ 與姊姊黃玉霞，因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第八任布教監督高林玄寶² 的介紹，前後兩次赴日留學。第一次於昭

* 非常感激兩位匿名審查教授賜與寶貴意見及指正，使本篇研究更至完善。並衷心感謝日本四天王寺大學名譽教授（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前養徳院副住持）木村俊彦教授提供珍貴之資料及賜教，亦感謝圓光佛學研究所性一教務長之指導。

** 本文所引用佐證之照片，因非筆者所有，若欲引用，需經照片所有人黃玉灼女士、陳專美女士之同意。

¹ 為尊重黃玉灼女士，本文以訪談記錄真實傳述。黃玉灼（1922-）女士在日本都用法名：玄祐，黃玉霞（1919-1968）在日的法名為：玄怡，但回臺後並未出家，因此本文統一以玉灼女士及姊姊玉霞稱呼。非常感謝玉灼女士告知此段珍貴之歷史並提供照片佐證，在此合掌深表感謝。

² 高林玄寶（1875-1961.2.22）日治時期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第八任布教監督。昭和7年（1932）3月19日抵台，昭和14年（1939）9月離臺，為岐阜縣清泰寺住持，後為同縣美濃市曹溪寺住持直到圓寂。玉灼女士告知：日本寺院的住持可以結婚，但因清泰寺之寺規，所以高林玄寶並未娶妻。有關高林玄寶的生平簡介及在

和11年（1936）至愛知縣的宗榮尼眾學林念書，由訪談玉灼女士中，可瞭解該派當時之於尼僧的教育及嚴格的托鉢訓練。更得知高林在臺期間，致力於佛學教育，於昭和11年（1936）至15年（1940）中，培養多位臺灣弟子，給予「玄」字輩之法號，送至日本進修，期待日後這些弟子能提升臺灣民眾佛學之素養，並賦予在臺布教之任務，防止該派主要寺廟為他派所拉攏，以鞏固在臺之教勢。

宗榮尼眾學林的老師—澤木弘道尼³，於昭和15年（1940）被派遣來臺布教。臨濟宗先派遣日籍尼僧來臺，以佛教講習會先訓練臺灣之尼眾，待日後於尼眾學林留學之臺籍尼僧們回臺後，即可為該派之尼僧教育注入新血。昭和17年（1942）春，兩姊妹畢業回臺後，於東港明德堂舉行之佛教講習會協助弘道尼，並認識該會之講習生——素道尼⁴。次年昭和18年（1943）兩姊妹又赴臨濟學院留學，並將素道尼帶至宗榮尼眾學林念書。昭和21年（1946）兩姊妹畢業，玉灼女士先歸臺，兩年後回臺的姊姊玉霞則活躍於南部各寺廟幫忙傳授佛學。戰後，素道尼回國，得知昔日恩師弘道尼在臺，便特請弘道尼住持廣修禪寺。

高林致力栽培的弟子們回臺後，有的擔任寺廟住持宣傳佛法，

臺之職銜，見附錄一、附錄二。

³ 澤木弘道尼（其生年有二說：一為廣修禪寺沿革記載為1898年，二是筆者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6年（1941）2月24日之記載推算應為1909年。1989年圓寂於廣修禪寺。）昭和15年（1940）5月臨濟宗妙心寺派大本山派遣來臺布教之尼僧，見註57、58、70、71。亦可參考慧嚴法師，〈略探尼僧在台灣佛教史上的地位〉，《心遊佛教文化交流》（高雄：春暉出版社，2012年），頁126-147。

⁴ 素道尼（1920-1995）屏東縣高樹鄉廣修禪寺前任住持，昭和17年（1942）2月18日參加臨濟宗於屏東縣東港明德堂舉行之佛教講習會。昭和18年（1943）3月至23年（1948）1月10日留學於愛知縣臨濟宗宗榮尼眾學林，並續讀該學林專門部一年，昭和24年（1949）歸臺。資料來源：素道尼親筆手稿履歷表。

或為佛學教育盡心，亦有介紹後學赴日進修，玉灼女士與廣修禪寺住眾至今仍與該派之寺院保持聯絡，高林的尼僧弟子們戰後仍傳承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法脈。

關鍵詞：玄祐尼、玄怡尼、宗榮尼眾學林、高林玄寶、弘道尼

一、前言

筆者在某一因緣中認識了高齡九十歲的黃玉灼女士，日治時期她曾與姊姊黃玉霞前後兩次於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學校留學，告知筆者高林玄寶曾協助多位臺灣弟子赴日留學，陳述昔日在宗榮尼眾學林學習、托鉢的修行方式，回憶與弘道尼之友誼，引發筆者撰寫此文之動機，藉由披露這幾乎無人知曉的歷史，繼而探究妙心寺派培育臺籍尼僧之方式與其目的。

因黃氏姊妹在當時並非佛教界之知名人士，相關記載甚少，所以筆者引用《南瀛佛教》及妙心寺派在臺所發行之《圓通》、《宗報》等資料，以佐證此段史實，並感謝玉灼女士、陳專美女士及日本木村俊彥教授提供多張珍貴之照片，且詳述其原委，亦多少可補充史料缺失之遺憾。

以高林玄寶為主軸之先行研究，至今只有闕正宗〈殖民後期日本臨濟宗的在臺布教——以第八任總監高林玄寶的《布教監督巡教日誌》為中心〉⁵之單篇論文，探討高林對臺灣佛教教育之重視，提出了因高林玄寶及東海宜誠⁶的努力，臺灣之舊慣寺廟、齋堂得以保存。但對高林玄寶個人事蹟較少著墨。而日治時期有關尼僧教育之研究，則有慧嚴法師〈臺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臺灣的發展〉、〈一九四五年前台灣尼僧教育實況〉⁷之鴻作，詳細的介紹了日治時

⁵ 闕正宗，〈殖民後期日本臨濟宗的在臺布教——以第八任總監高林玄寶的《布教監督巡教日誌》為中心〉，《佛教史與佛教藝術：「明復法師圓寂一週年紀念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二）》（2006年5月13、14日），頁79-106，未正式刊行。

⁶ 東海宜誠（1892-1989），大正4年（1915）10月20日渡臺，臨濟宗妙心寺派之開教師。有關東海宜誠之詳細履歷可參考澎湖·愚善〈高僧略歷〉，《南瀛佛教》第7卷第2號，昭和4年（1929）2月，頁77-78；東海亮道編·野川博之著，《台灣三十三觀音巡拝》（大阪：朱鷺書房，2004年3月），頁242-245。

⁷ 分別收入於慧嚴法師，《臺灣佛教史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年）頁239-282。慧嚴法師，《心遊佛教文化交流》（高雄：春暉出版社，2012年），頁99-125。

期臺灣尼僧教育之發展。目前有關臨濟宗妙心寺派之論文，臺灣學者江燦騰、釋慧嚴、王見川、闕正宗；日本學者松金公正、胎中千鶴多將焦點放在該派在臺之活動、變遷、布教成果及東海宜誠開教師。而較少提及振興該派在臺佛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的高林玄寶、及尼僧培育之探討。期待本篇研究作拋磚引玉之計，幸期賢達續將妙心寺派在臺之作爲如實寫出。

二、日本佛教入臺

明治27年（1894）中國與日本因朝鮮半島之問題，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戰爭之際，日本軍隊中配置有佛教僧侶稱爲從軍僧侶、從軍布教師。曹洞宗的僧侶佐佐木珍瓏：「……，之前明治27、8年（1894、95）的戰役時，始有叫做從軍僧侶的。」⁸，真宗本願寺派也有此記載「（明治27年11月）25日獲大本營許可，派遣從軍布教師12名到朝鮮、遼東半島、威海衛或到臺灣，軍隊所到之處就跟隨著布教慰問。」⁹，臨濟宗妙心寺也有「派遣從軍僧，圓山元魯、坂上宗詮、日吉全識、原圓應等人，慰問軍隊或弔唁戰死者。」¹⁰其實不僅日本佛教各派有派遣從軍僧侶，日本的神道教亦有此種配置，「台灣神社宮司—山口透，明治28年（1895）任從軍布教使，同29年（1896）3月渡臺。」¹¹，「總之，我神佛諸宗派面臨此戰，…，對出征到海外清（中國）、韓兩國之我國野戰軍，

⁸ 佐佐木珍瓏，《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1900年3月23日），頁1-2（自譯）。

⁹ 佐竹智応，《本願寺第二十一世明如上人御伝絵鈔》（京都：顯道書院，1904年1月），頁76（自譯）。

¹⁰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年），頁793（自譯）。

¹¹ 〈神社與祠廟〉，《南瀛佛教》第12卷第8號（昭和9年（1934）8月），頁14。

或慰問、說教，或對戰亡者舉行喪禮。」¹² 所以可知日本軍隊中配置有從軍僧侶，以慰問軍人進行布教。明治28年（1895）4月臺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接收臺灣後，把原本在中國作戰的日本軍隊移防到臺灣，此從軍布教僧們也就隨著日軍入臺，提供日軍精神上的慰藉，遺體之處理，弔唁戰死者，與舉行喪禮之儀式等。

（一）日本佛教各宗派入臺

當時日本佛教各宗派入臺之時間，筆者就較早期的記載，江木生根據昭和10年（1935）底臺灣總督府之統計，纂寫出〈內地（日本）佛教傳來臺灣及其現勢〉¹³ 一文，依傳入臺灣之時間整理如下：

表一：日本佛教各宗派入臺之時間

日本佛教宗派	傳入臺灣之時間
1. 淨土宗	明治 27 年（1894）8 月
2. 真宗本願寺派	明治 28 年（1895）3 月
3. 曹洞宗	明治 28 年（1895）6 月
4. 天臺宗	明治 29 年（1896）
5. 臨濟宗妙心寺派	明治 29 年（1896）
6. 真言宗高野派	明治 29 年（1896）4 月
7. 日蓮宗	明治 29 年（1896）6 月
8. 真宗大谷派	明治 30 年（1897）7 月
9. 本門法華宗	大正 6 年（1917）
10. 顯本法華宗	大正 15 年（1926）

資料來源：江木生，〈內地（日本）佛教傳來臺灣及其現勢〉（1937年）

¹² 穗波德明，《武勇日本・征清戰史下》（東京：大日本中学會戰史部，1900、1901年），頁1056（自譯）。

¹³ 《南瀛佛教》第15卷第2號（昭和12年（1937）2月），頁15-20。

「除了本門、顯本各宗外，真言、淨土、臨濟、曹洞、東西兩本願寺及日蓮各宗等，全都是領臺當時加入征討軍的開教師，住錫於此地布教為其濫觴」¹⁴，真宗本願寺派有此記載：「本派入臺之最初目的為從軍布教」¹⁵，曹洞宗的佐佐木珍瓏從軍僧也有記錄：「…日清戰爭時我從軍，然後到中國的滿州，再到新領土臺灣布教。」¹⁶所以日本佛教入臺，是因從軍布教僧隨著日軍，由中國移防駐紮在臺灣為媒介而開始的。

日本領臺之初，臺灣人不願被日本統治，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前三任之臺灣總督努力經營平定臺灣反日之勢力，而臺灣人民也被迫必須接受已被清廷割讓給日本的無奈事實。日本佛教各派僧侶服務的對象，也由起初的日本軍人、在臺日人，逐漸地拓展到本島的臺灣人。

而臨濟宗妙心寺派入臺之主因，其實與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一段緣由，高林玄寶記述如下：

兒玉總督赴臺後該年，要一位秘書叫做無住居士，帶位日本禪宗僧侶來臺，因此無住居士速回日本，於某旅館與友喝酒時提及此事。

就在別室之本山（在臺）初代住持梅山和尚及另一人聽聞此事。而當時，一提及臺灣就會聯想到因瘧疾而迅速死亡之時代，但梅山和尚毫不猶豫地走向無住居士的房

¹⁴ 江木生，〈內地（日本）佛教傳來臺灣及其現勢〉，《南瀛佛教》第15卷第2號（昭和12年（1937）2月），頁19。

¹⁵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5月18日），頁1。

¹⁶ 佐佐木珍瓏，《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1900年3月23日），頁1（自譯）。

間，當場約定赴臺。¹⁷

於是梅山和尚帶了五位僧侶來臺開始布教。不同於明治28年（1895）就隨著日軍入臺北的曹洞宗、真宗本願寺派，臨濟宗妙心寺派入臺的時間較其他派別晚，但因有兒玉總督之支持，常捐錢幫忙建蓋道場，明治44年（1911）8月臺北的臨濟護國禪寺竣工，高林玄寶對兒玉總督之宗教政策有此記載，「在臺灣創建禪寺之膽魂，或許有想於將來在南支（中國）開設布教所，以謀求教化南支人之想法吧？」¹⁸ 所以高林認為兒玉總督應是有想藉由佛教的力量來輔助治理臺灣的。

因此日本佛教各派入臺方式可分：一是從軍布教僧隨軍入臺。二為領臺後，從日本派遣布教師來。三是日人為了葬儀、法事等之需而設立教務所等。¹⁹

妙心寺派大本山會輪派總監來臺，其歷代在臺總監之資料如下：

表二：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歷代總監之道號諱、在臺起訖時間及任職期間

在臺歷任總監	道號諱	在臺起訖時間	在臺任職期間
第一任	得庵（梅山）玄秀	明治 32 年（1899）10 月- 大正 3 年（1914）6 月	14 年 7 個月
第二任	融邦（長谷）慈圓	大正 3 年（1914）6 月- 大正 6 年（1917）12 月	3 年 7 個月

¹⁷ 高林玄寶，〈佛教家より觀たる本島人の教化問題〉，《臺灣自治評論》3卷1期（1938年1月1日），頁38（自譯）。

¹⁸ 同註17。

¹⁹ 社寺係，〈臺灣宗教之概要（五）·領臺後傳來的宗教〉《南瀛佛教》第11卷第6號（昭和8年（1933）6月），頁30。

第三任	大耕義孝	大正 8 年 (1919) 5 月- 大正 9 年 (1920) 11 月	1 年 7 個月
第四任	策堂元策	大正 10 年 (1921) 6 月- 大正 12 年 (1923) 2 月	1 年 9 個月
第五任	亮鄉宗謙	大正 12 年 (1923) 3 月- 大正 13 年 (1924) 2 月	1 年
第六任	萬賴朴山	昭和 2 年 (1927) 4 月- 昭和 3 年 (1928) 3 月	1 年
第七任	鈍外紹俊	昭和 4 年 (1929) 5 月- 昭和 7 年 (1932) 3 月	3 年 11 個月
第八任	乾嶺 (高林) 玄寶	昭和 7 年 (1932) 4 月- 昭和 14 年 (1939) 9 月	7 年 6 個月
第九任	末山元成	昭和 14 年 (1939) 10 月- 昭和 16 年 (1941) 11 月	2 年 3 個月
第十任	江嶽義南	昭和 17 年 (1942) 6 月- 昭和 21 年 (1946) 3 月	3 年 10 個月

資料來源：林蘇峰（編），《高林玄寶大和尚鼎談錄》（日本美濃：郷土を語る会，1962）頁31。



照片一：明治45年（1912）
臨濟護國禪寺。資料來源：
黃葉秋造，《鎮南記念帖》
（臺北：鎮南山臨濟護國禪
寺，1931）無頁數。

（二）黃氏家族與妙心寺派之結緣

臨濟宗於明治44年（1911）完成臨濟護國禪寺後，開始積極布教，「所採取之方針是把已蓋好的臨濟寺作為本島人布教之根本道場。」²⁰ 得庵（梅山）玄秀時代成立道友會。²¹ 第二任總監長谷慈圓於「大正6年（1917）1月29日向總督府提出申請成立鎮南學林，主要以本島人僧侶及齋友子弟為對象，使其具備普通僧侶及堂主之資格，教授須具備有的臨濟宗之教義與普通學，使學員獲得在布教上之智識，同年3月6日獲得認可。」²² 亦從大正5年（1916）起，開始拉攏本島寺院、齋堂，筆者就《臺灣日日新報》從大正12年（1923）到昭和5年（1930）中，記載有關妙心寺派在臺寺院、齋堂發展之數目，整理出下列表格：

表三：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寺院、齋堂的發展

日期	寺院、齋堂 連絡數目	分布狀況
大正 12 年（1923） 10 月 26 日	63	北部本部 12、中部本部 20、南部本部 10、 同第二本部 21。
大正 14 年（1925） 3 月 30 日	70 餘	從未開過總會。
大正 14 年（1925） 9 月 15 日	※	臺南開元寺設置總本部宗務所，臨濟宗在臺 南州管內有 32 所。

²⁰ 松金公正，〈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妙心寺派台湾布教の変遷—臨濟護國禪寺建立の占める位置—〉，《字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第12號（2001），頁157（自譯）。

²¹ 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年），頁344。

²² 〈私立臨濟宗鎮南學林ノ設立ヲ認可ス〉，《臺灣史料稿本》（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1917年）無頁碼。大正11年該學林廢校。有關該派在臺布教的開端歷程，可參考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年），頁338-402。

昭和1年(1926) 1月26日	92	其中 71 所在中、南部(臺中、臺南、高雄三州)。
昭和1年(1926) 10月5日	94	臺北 16、新竹 3、臺中 10、臺南 37、高雄 28 所。 本島僧侶、齋友、布教人員 46 名，日籍開教師 17 名。
昭和2年(1927) 5月19日	※	臺南、高雄之教勢、計兩州下，寺廟、齋堂聯絡者數，正七十餘實占全臺三分之二。
昭和2年(1927) 8月	104	中、南部寺院有 83 所。*
昭和5年(1930) 1月11日	120	※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時間：1923-1930年)。※報紙未記載。*見〈臺南所報〉，《圓通》第64號(昭和2年(1927)8月號)，頁26。

在上述的表格中值得注意的是，自昭和元年(1926)起中南部的寺院、齋堂連絡數目已大幅超越北部，昭和2年(1927)臺南、高雄之連絡數已達三分之二，這代表該派在南部的教勢已超越北部，且持續往南蓬勃發展中。

玉灼女士的父親黃深淵²³於大正時期熱心地方公益，大正11年(1922)曾擔任台南佳里庄協議會員，兩年後任佳里庄長，亦熱心參與佛教活動，於昭和8年(1933)曾協助臨濟宗於佳里庄的善行堂舉行法會，其記載如下：

北門郡下臨濟宗聯絡寺廟齋堂，於十一月十五日承郡當局及諸有志之後援，在佳里善行堂，舉行日華事變戰死忠烈英靈之追悼大法會，而十五、六兩夜，以庄長高文

²³ 黃深淵(1879-?)大正4年(1915)曾獲日本的「大禮記念章」，昭和3年(1928)獲「昭和大禮記念章」。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南州》(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年)，頁20。

瑞及黃深淵氏主催，特聘東海師及李周圓師、林眼淨師、陳銓淨師、曾印清師為講師，在該堂盛開講演會，聽眾數百，會場幾無立錫餘地，誠希有之盛況云。²⁴

由此引文可知黃父在佳里庄上是知名人士，且與佛教界有接觸。玉灼女士幼時常見外婆捐錢製作僧衣送給師父們，外婆法名為寂圓與捷圓法師²⁵熟識，師出同門。姊姊玉霞拜惻淨法師²⁶為師，臺灣法名為仰妙。玉灼女士拜臺南竹溪寺的眼淨法師²⁷為師，臺灣法名為光妙。以黃父的政商身分及外婆與僧侶們之友誼，可以得知黃家與臺南竹溪寺之佛教人士關係友好。

玉灼女士小時候曾見東海宜誠和尚來家裡，以日語跟他問候，在善行堂看他用臺語布教，晚上借宿該堂。師父們與臨濟宗妙心寺派之關係，因而也促成了日後黃氏兩姊妹與高林玄寶之師徒因緣。

三、黃氏姊妹兩次赴日學習佛法

黃父經商致富，很重視兒女的教育，兩姊妹從公學校²⁸畢業後，黃父請漢學老師來家中教導兒女漢文，姊姊玉霞漢文造詣高研習四書五經，玉灼女士則學習初淺的漢文，兩姊妹亦到臺南跟著臺

²⁴ 〈南瀛佛教大講演會〉，《南瀛佛教》第12卷第1號（昭和9年（1934）1月），頁54。

²⁵ 捷圓法師（1879-1948）。俗姓周，1909年為臺南竹溪寺住持，參考闕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出版社，1999年），頁88。曾參加「第二回南瀛佛教講習會」《南瀛佛教》第1卷第1號（大正12年（1923）1月），頁27。

²⁶ 惻淨法師（1888-1953），俗名邱溪，師承捷圓法師。早年出家於臺南開元寺，為臺南佳里人，1923年受聘住持佳里善行堂（後改為善行寺），為該寺第一代住持，參考闕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出版社，1999年），頁91。

²⁷ 眼淨法師（1898-1971），俗名林看，師承捷圓法師。其生平經歷可參考慧嚴法師〈南台灣佛教的泉源〉《心遊佛教文化交流》（高雄：春暉出版社，2012年），頁31-50。

²⁸ 當時日本人念小學校，台灣人念公學校。

籍老師學日文。昭和11年（1936）春，姊姊玉霞欲赴日留學，父親本不答應，母親阻止不了便幫忙說服了父親，玉不琢不成器，也期望聰慧的女兒日後能為社會有所貢獻。於是黃父請託熟識妙心寺派的東海宜誠和尚，透過該派在臺布教總監高林玄寶之安排，讓18歲的長女玉霞到京都留學，自幼姊妹情深的玉灼女士（年約15歲）亦要求隨行。

（一）赴日留學前，歸依高林師

玉灼女士回憶，當日清晨由兄長陪伴從臺南坐了約七、八個小時的火車，到臺北臨濟護國禪寺已是日暮，住宿一夜，隔日清晨，得知另有兩位較年幼的男學生將一起赴日。梳洗之後，高林玄寶老師為四位將赴日的學生舉行「得道」（歸依）之儀式，四人都各發一本「戒帖」，內有註明法號等，因師從高林玄寶，所以是為「玄」字輩，分別取其法名玄怡、玄祐、玄昭、玄達。²⁹ 次日，兄長仍陪著從臺北坐火車到基隆去搭船。當時有一位妙心寺派的老師帶著四人坐船，四天三夜後終抵神戶，船資一人約二十圓，在當時是筆為數不小之費用。

1. 於寶鏡寺學習一年

搭了三、四小時的火車到了京都之後，先到養德院過夜，隔日到京都左京區寶鏡寺³⁰，住持先出來招呼，然後小師父來接待，兩姊妹先在此帶髮學習念經、日本之禮儀作法等，經過師父面前要跪

²⁹ 玉灼女士告知，黃玉霞日本的法名：玄怡。黃玉灼日本的法名：玄祐。玄昭僧臺灣名：黃靜德，有念完花園中學。而玄達僧不知臺灣之姓名，因不適應日本的生活，就先回臺，當時兩男在京都時都有剃度出家，回臺後就失聯。兩姊妹在日本都是用日本的法名，不用臺灣名。很可惜玉灼女士沒能保存該「戒帖」。

³⁰ 臨濟宗的尼寺。玉灼女士告知，該寺因是跟華族有深厚淵源，所以歷代住持需是貴族出身，很注重「門跡」。但現在因為人才短缺，已無此規定。

著移動，學習嚴格的修行方式。寶鏡寺提供吃、住，生活完全免費，但需做好師父交代的工作，清晨起來擦地板，有規定清掃的順序及方向，要蹲著整理院子的松樹³¹，不可以踩到草坪等。

2. 赴宗榮尼眾學林學習

因姊妹吃全素，但寶鏡寺無法提供完全素食，日本的寺廟飲食中多少都還是會有「五辛」³²，「(日本)寺院中的僧侶，要像原始佛教，嚴守戒律，不讓葷腥酒菜入山門這一點，到底是日本佛教徒所不及(臺灣)的。」³³於是隔年，高林老師協助兩姊妹找到可以提供全素的愛知縣犬山市塔野地的「宗榮尼眾學林」³⁴，昭和12年(1937)9月《宗報》，曾報導兩姊妹在日本的學習狀況如下：

一、玄怡、玄祐兩禪尼

昨春，依高林老師之介紹，到京都市寶鏡寺門下接受教養，今年三月起至愛知縣丹羽郡城東村塔野池宗榮尼眾學林入學，努力修行，向學之堅意及認真精進的態度，實為他眾之模範。為將來能啟發臺灣佛教女眾，期待兩禪尼之精進及學業成功。且該學林符合叢林之規定，鑽

³¹ 寺內松樹甚多，因松樹的高度只有到成人的腰身，若不小心會刺到身體也會影響松樹的生長，所以都要蹲著掃松樹。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年)，頁805：「妙心寺六祖雪江宗深禪師(1408-1486)因臨濟栽松之因緣所種植的雪江松，於昭和4年(1929)枯死，樹齡約有五百年的名松。」(白譯)。所以寺方很重視寺院內的松樹。

³² 《梵網經菩薩戒略疏》：「大蒜、荖蔥、慈蔥、蘭蔥、興渠，是五辛。」《已新纂續藏經》冊38，經695。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index.htm>。

³³ 江木生〈臺灣佛教二十年〉，《南瀛佛教》第21卷第12號(昭和18年(1943)12月)，頁28。

³⁴ 〈尼眾學林〉，《臨濟宗宗制》(京都：臨濟宗宗務廳，1941年)，頁88：「尼眾學林的修業年限為五年，入學的資格為有國民學校初等科修了以上之學歷者。」玉灼女士告知，此學林因火災關係已被燒毀，該寺於2013年4月底竣工。

研佛學，學費僅酌收少額。³⁵（自譯）

高林玄寶先幫忙介紹兩姊妹到寶鏡寺，顧慮到兩人堅持不食五辛之習慣，再協助引薦至該派位於愛知縣的宗榮尼眾學林，勉勵兩姊妹要精進學習，日後回臺傳教，提升臺灣女性佛教的素養。且說明該校的教學形式是符合叢林、有規矩法度的學校，學費亦不貴，多少也有想藉機宣傳以吸引更多的臺灣女眾赴該校念書。因兩姊妹是最早之兩位到宗榮尼眾學林唸書的臺籍學生，且黃父在臺南之社經背景及對妙心寺派之支持，致使高林對兩姊妹關愛有加，當兩姊妹升上二年級後，高林玄寶特地親赴該校為兩人剃度，由此可知高林對兩姊妹的重視及期待之心。

妙心寺派在臺北的「鎮南學林」，於大正11年（1922）因「經營主體的佛教道友會由於經濟的不如意，僅送出三屆畢業生就與曹洞宗中學林合併而廢校。」³⁶而曹洞宗的臺灣中學林於「昭和8年（1933）3月22日，舉行第十四回畢業典禮，畢業生29名，其中半數以上決定赴日留學。」³⁷，隔年「昭和9年度（1934）新學期始…，第一學年120名，第二學年加募30名…，又由本年度（1934）決定增加教員3名。」³⁸，由曹洞宗的經營教育事業之成果，高林必然看出需培育妙心寺派臺灣弟子之問題。

高林於昭和9年（1934）3月，將原本就有名無實的「鎮南專門

³⁵ 〈內地留學生近狀〉《宗報》1937年9月1日，頁13。玉灼女士告知是「塔野地」，而引文之日文原文是「…塔ノ池…」。

³⁶ 江木生〈內地（日本）佛教傳來臺灣及其現勢・臨濟宗妙心寺派〉《南瀛佛教》第15卷第2號（昭和12年（1937）2月），頁17。

³⁷ 〈雜報・中學林卒業生半數以上留學內地〉，《南瀛佛教》第11卷第5號（昭和8年（1933）5月），頁53。

³⁸ 〈佛教中學林計畫進展〉，《南瀛佛教》第12卷第2號（昭和9年（1934）2月），頁26。

道場」改名為「佛教專修道場」，開始積極地培養臺灣弟子。³⁹ 第一屆的學生於昭和11年（1936）3月修了，高林從中挑選兩名成績優秀之學生送至京都的臨濟學院留學。⁴⁰ 但經營艱困，四年後昭和13年（1938）他很感慨地提到：「欲提昇本島人之宗教家，盡微薄之力，但非易事。」⁴¹ 日本領台後，日本佛教各派互相較勁在臺之布教。昭和10（1935）年4月，京都的臨濟宗總部在「大本山妙心寺開創六百年記念・再興本源門通國師四百五十年遠諱大法會」會議中，提出對臺灣留學生之方案：

臺灣留學生之優遇法如何（香村宜圓師⁴² 提出）

為防止臺灣之主要寺廟轉至他派，所以讓臺灣學生進入本派公立學校或專門學校就讀，學費減免部分，成績優秀者則全免。⁴³（自譯）

由此可知，京都的大本山已瞭解在臺布教之問題，為避免主要寺廟為其他宗派吸收，所以要優待臺灣留學生，盡量給予協助以培植在臺之教勢，防止被別派攏絡。有關當時日本佛教各派在臺之寺院數變化，見下述表四：

³⁹ 同註36。有關「佛教專修道場」成立之經緯，可參考闕正宗《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頁135-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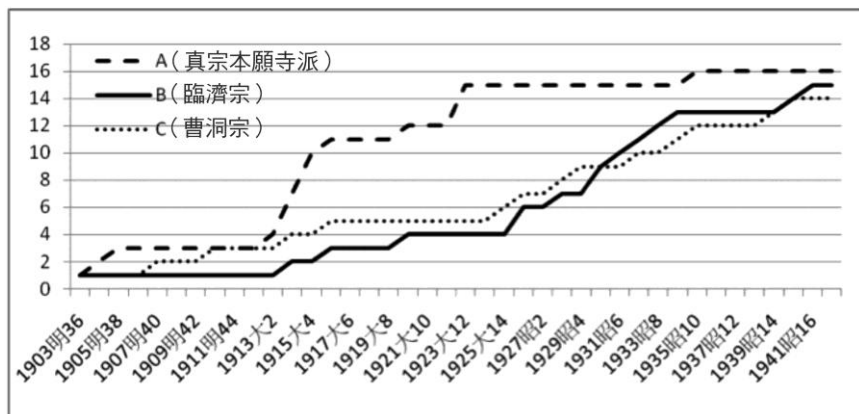
⁴⁰ 〈佛教專修道場在圓山臨濟寺〉《宗報》1937年9月1日，頁2。但未記載該二生之姓名。

⁴¹ 高林玄寶，〈佛教家より觀たる本島人の教化問題〉，《臺灣自治評論》3卷1期（1938年1月1日），頁37（自譯）。

⁴² 香村宜圓禪師曾於昭和9年（1934）2月來臺講演，〈香村宜圓禪師御來臺〉，《圓通》141期（1934年2月10日），頁49。來臺演講內容可參考—南瀛佛教講習錄—〈佛教的實踐倫理〉，《南瀛佛教》第12卷第6號（昭和9年（1934）6月），頁2-8。

⁴³ 〈個人提案及主要意見〉，《大本山妙心寺開創六百年記念・再興本源門通國師四百五十年遠諱大法會記錄》（京都：妙心寺派宗務本所，1937年），頁329。

表四：明治36年（1903）至昭和17年（1942）真宗本願寺派、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在臺寺院數目之變化。



資料來源：各年度《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因派別眾多，筆者僅列出寺院數目前三大之派別。明（明治），大（大正），昭（昭和）。

從上列圖表中可得知真宗本願寺派在臺之寺院數目一直保持上位，而臨濟宗、曹洞宗兩派的寺院數目其實不相上下。隨著日軍較早入臺的曹洞宗於明治時期雖較領先臨濟宗，但臨濟宗於昭和6年（1931）起超越了曹洞宗，但要如何讓該寺廟能永保於臨濟宗之門派下，才是重點。高林玄寶於昭和7年（1932）來臺，苦於無實質的教育機構來培養僧才，雖於昭和9年（1934）成立「佛教專修道場」，但經營艱困，最有成效的方式還是將臺灣學生送至大本山留學。

高林來臺前曾當任過學林學監、普通學林幹事，及文部省宗教制度調查會員等，有豐富的經營教學之經驗。身為臨濟宗在臺布教總監，看到曹洞宗臺灣中學林的入學學生人數漸增，畢業生赴日進修的亦不少，應當瞭解培育臺籍布教人才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於是積極地配合大本山的政策，「努力栽培學生，剃度臺灣弟子使其在

臺布教，或將臺灣弟子送往日本臨濟學院、禪門高等學院、尼眾學林等地留學。」⁴⁴昭和11年（1936）《南瀛佛教》有此記載，於閩南佛學院留學的張微隆「蒙東海禪師的盡力，得臨濟宗臺灣布教監督高林老師特別青眼，派遣留學內地。」⁴⁵，昭和14年（1939）高林玄寶介紹玄恆僧到日本京都臨濟學院深造⁴⁶，玄信僧於昭和15年（1940）受高林玄寶指示前往京都市臨濟學院就學⁴⁷，高林除了積極地介紹臺灣學生直接赴日留學之外，對於一般民眾的布教也很努力，於昭和10年（1935）4月7日帶了87位日臺男女參加了京都大本山「開創六百年記念及中興雪江禪師四百五十年遠諱兩紀念大法會」⁴⁸。

至於尼僧之培育，臨濟宗、曹洞宗兩派都很積極地在推動，昭和11年（1936）《南瀛佛教》有記錄如下：

上個月受高林老師得度，於尾張（名古屋）尼眾學林入學的兩姊妹之記載，日臺報導後，廣為所知。曹洞宗最近尼僧之歸依者亦變多了，現於名古屋的關西尼學林有五名尼僧在學。言及海山郡中和庄圓通寺的話，是臺灣

⁴⁴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年），頁800（自譯）。

⁴⁵ 達虛，〈送微隆同學上京〉《南瀛佛教》第14卷第5號（昭和11年（1936）5月），頁39，但未註明法號。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台灣留學生為中心〉（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頁174：「張金出（微隆、玄達）1936年3月畢業於「閩南佛學院留學」透過日僧東海宜誠、高林玄寶協助下赴日本留學。同年6月入學駒澤大學不久，卻返台。」以此資料及時間對比，極可能就是玉灼女士告知的「玄達」見註29。

⁴⁶ 林錦東（1923-1977）日本的法名：玄恆。1939年因高林玄寶的介紹到日本京都臨濟學院深造，回國後為寶覺寺住持。有關林氏之記載可參考王興國，《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頁336-362。（臺中：太平慈光寺出版，2007年）

⁴⁷ 陳成芬（1894-1970）日本的法名：玄信。1940年受高林玄寶禪師指示前往日本，就學於京都市臨濟學院，專攻佛學。後為金龍禪寺住持。參考網頁：財團法人金龍院首頁，<http://www.jinlungyun.org.tw/>。（2013年2月20日）

⁴⁸ 〈大本山妙心寺大法會參拜團〉，《宗報》1935年7月號，頁1。

最有名之尼寺，住持林妙清尼的養女蓮舟尼，目前亦在該校留學，放假回臺時受島田弘舟老師之得度，授與淨海蓮舟尼，預定明年四月赴東京駒澤大學入學。⁴⁹（自譯）

除了僧侶的培育，由此引文可看出曹洞宗早已著手培育尼僧，且將有臺籍尼僧要去東京念大學，這必定促使臨濟宗需正視尼僧培育之問題，因此在黃氏姊妹之後，高林玄寶也連續介紹了數位臺灣尼僧赴宗榮尼眾學林留學。

3. 於宗榮尼眾學林之修行

玉灼女士回憶，當時宗榮尼眾學林的校長是余語宜陽尼，亦請了校外三位老師，分別教授日語、佛學相關課程之「佛講」、歷史。還特地從京都的妙心寺請老師來教導「梵唄」，指導誦經之音律、音調。後來校長余語宜陽尼的姪子也來講授英文。當時一年級的學生僅有四人，就兩姊妹和兩位當地的日本女孩。連同高年級的學姊妹們，共約二十多位學生。兩姊妹是赴該校留學最初的臺籍學生，其後高林亦有介紹臺灣女眾赴該校念書，玉灼女士告知分別是晚一屆的玄妙尼、玄瑛尼、玄光尼，然後是約晚兩屆的玄直尼，晚三屆的德照尼、明心尼。⁵⁰昭和18年（1943）與姐姐玉霞一同赴日，留學於尼眾學林的素道尼，則是該校臺籍學生之最後一屆。

⁴⁹ 〈本島尼司僧的內地留學〉，《南瀛佛教》第14卷第12號（昭和11年（1936）12月），頁52。有關當時曹洞宗之尼僧培育，可參考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台灣留學生為中心》（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頁93-101。《曹洞宗尼僧史》（東京：曹洞宗尼僧團本部，1955年），頁423：「大正15年5月6日依文部省私立學校令認可關西尼學林之設立」，是為現今的愛知專門尼僧堂，現（2013年）住持為青山俊董尼。

⁵⁰ 因年代久遠，玉灼女士已記不得後來學妹們的正確年級數。



照片二：前左一黃玉霞，後右二為黃玉灼（剛去第一年尚未剃髮），後右一為澤木弘道尼揹著余語校長哥哥的孫子。於宗榮尼眾學林。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照片三：昭和13年（1938）兩姊妹假期歸省，拍攝於高雄龍泉寺。前左一黃玉灼，前左三黃玉霞，前右三為東海宜誠和尚。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早課（《金剛經》、《普門品》、《楞嚴經》、《心經》、《大悲咒》等）、茶禮、內外掃除、早餐，然後一天的學習。功課結束後，晚上再面壁打坐。⁵¹ 行走的方向及灑掃的方式均有規定。新曆和舊曆的正月初一、十五都要在每處，如：廁所、浴室、飯廳等處，念一遍《心經》。放新曆年假時，同學們都回家去過

⁵¹ 妙心寺派宗務本所編，《大本山妙心寺開創六百年記念・再興本源門通通國師四百五十年遠諱大法會記錄》（京都：妙心寺派宗務本所，1937年），頁154-155（自譯）。

年，學校只剩余語校長、近藤文昌、林淨月三位尼僧、及泉宜信⁵²，兩姊妹有時會去京都寶鏡寺過年⁵³，利用放假時間，更努力精進。



照片四：左一黃玉灼，右一為日籍同學。於宗榮尼眾學林。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昭和12（1937）年抗日戰爭已開始，日本本島物資很缺乏，學林要設法自給自足。玉灼女士回憶：「一年級入學時有帶髮，還不能跟學姊們去托鉢，所以一個月要繳約三圓的伙食費。當時經常忍著飢餓半夜難眠，但大家都一樣，學會要忍耐也不覺得苦。二年級時，高林老師親自來尼眾學林幫我倆姊妹剃髮，勉勵姐姐與我要精進。之後就與學姐們去托鉢，酷熱寒冬、雙腳酸痛至極都要忍。」一個月約兩、三次到附近的村莊，作當日來回的

「近托」。三年級開始參加為期五日的「遠托」，一學期約兩、三次。

托鉢時三人一組，共約有四、五組，每人身上各掛著托鉢袋，一人負責裝民眾的供養金、另二人的袋子則裝米、麥，沿著住屋站在該戶門口，口中頌出「ほう」的低沉聲音，該戶人家聽到「ほう」的聲音後，多少都會出來捐獻。下雨時就著雨衣，身體不適時

⁵² 近藤文昌是余語校長的高徒，林淨月後來跟黃氏姊妹一起在臨濟學院念書，且一同住宿。泉宜信當時為小學六年級，現在（2013年）是宗榮尼寺的前住持，但年事已高。見附錄四。

⁵³ 寶鏡寺的住持很照顧兩姊妹，免費提供吃住。黃父為表感謝寺方照顧兩女之情，於臺南特地製作一用玻璃框起來的銀牌寄給該住持。後來玉灼女士在臨濟學院念書時，還曾看過此銀牌。

也忍著，若碰到宗派不一樣的戶家，則會被趕走。

高年級的學姊比較熟悉街道，所以站前頭，稱為「引手」，其次中年級為「中旦」，低年級的為「末旦」。「近托」時，「中旦」要先去拜託某戶人家，請提供當日的午飯。「遠托」時，「中旦」則要負責先找到當晚能夠提供住宿的戶家。「引手」負責帶路，而「中旦」及「末旦」則要負責保管民眾捐獻的物資。「遠托」時會到比較遠的農村，民眾大多會捐獻米、麥，因為太重提不動，就先去米店換錢，再去戶家借宿。回校後，要將托鉢所得的供養財物交給學校的「副司寮」⁵⁴。



照片五：前排左一掛有掛絡者為宗榮尼眾學林校長余語宜陽尼，前右二為黃玉霞，前右三為弟弟黃櫻楚。前二排左一黃玉灼，第三排左三站著掛有掛絡者為澤木弘道尼。拍攝於宗榮尼眾學林。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⁵⁵

4. 學成回臺並護法

在尼眾學林學習過了五年星霜後，昭和17年（1942）春兩姊妹畢業歸臺。玉灼女士回臺後，就在家中幫忙處理家中大小事務，姐姐玉霞則去南部各寺廟幫忙，常不在家。倆姊妹在尼眾學林認識的老師—澤木弘道尼，昭和15年（1940）已被大本山派至高雄的大崗

⁵⁴ 負責財務。當時負責「副司寮」的是近藤文昌和一位高年級學生。

⁵⁵ 感謝木村俊彥教授告知：余語宜陽尼與澤木弘道尼皆是住持，所以掛有掛絡。

山布教，《南瀛佛教》有此記載：

以內地（日本）來看臺灣全島，尼僧過著本島尼院之生活，所謂的齋姑數量亦可觀。因自往昔即缺日本尼僧教師，因而此等專門教育無法實行。此回由臨濟宗大本山之京都妙心寺，派遣東海昌道、澤木弘道兩尼僧教師，至以尼院有名的大崗山，並駐在之。因此，高雄州臨濟宗教務所自七月一日起長達六個月的時間在蓮峰寺主辦佛教講習會，由各地選拔、推薦具有公學校畢業以上之國語能力的尼眾、齋姑二十名，施以尼眾修道之訓練。

學科有修身（國民道德）、教義國語、佛教史、法式誦經、裁縫等。每日授課五小時，亦有早晚誦經、坐禪等，使其接受相當於日本尼眾道場之相同教育。尤以提昇國民精神之涵養與素質為本意，並以培養教界之有為人才為目的。

此外，該講習會會長由臨濟宗東海教務所長擔任，講師由東海昌道尼、澤木弘道尼兩位開教使常駐，擔任各科目之教導。亦欲聘請各界學識淵博者教授專門講座，做學科外之教導。⁵⁶（自譯）

由此引文可得知臨濟宗先派遣日籍尼僧來臺，由佛教講習會訓練已具日語能力之臺灣尼眾，會員主要是南部一帶的僧尼、齋姑，由地方寺院推薦參加者二十名，講習會內容近似日本尼眾道場之訓練方式。

昭和16年（1941）臨濟宗又舉辦了第二屆的講習會，《南瀛佛

⁵⁶ 〈雜報・舉行佛教（尼眾）講習會在大崗山蓮峰寺舉辦六個月〉，《南瀛佛教》第18卷第8號（昭和15年（1940）8月），頁33。

教》記載如下：

高雄州下岡山蓮峰寺與臨濟宗高雄教務所共同主辦，本島尼眾修習皇道佛教知識，涵養國民精神，以養成教界有為人才之目的，自五月五日起為期六個月於岡山郡蓮峰寺，講習會開辦中之情況，講習科目有修身、教義、國（日）語、佛教史、法會梵唄、裁縫等。⁵⁷

昭和17年（1942）兩姊妹畢業回臺，得知弘道尼已在高雄的大崗山布教，常去探望她，跟她學做海青。玉灼女士告知：「弘道尼很會做海青，手很巧。其實大本山原本是要派宗榮尼眾學林的校長—余語宜陽尼來臺布教，但她無意願，所以派了余語尼的法妹且已是住持的弘道尼來臺。」

昭和17年（1942）2月18日起至同年12月24日臨濟宗於東港明德堂開設佛教講習會⁵⁸，期間因東海昌道尼要回日本一個月，所以東海宜誠和尚打電話請託已從宗榮尼眾學林畢業回臺的兩姊妹，赴明德堂幫忙弘道尼教導佛教講習會。「講習會分已有日語基礎的上午班，及需要教授不識字之學員基礎日語的下午初級班。講習會的最後一天，學員穿上僧衣，背著托鉢袋，大家排成一行跟著老師走，口中發出ほう的聲音」。⁵⁹活潑外向的姊姊玉霞，則活用自身在日本學習到的學問、經驗，努力傳教演講佛學，隔年昭和18年（1943）姊姊玉霞親自帶至尼眾學林念書的素道尼，就是該講習會的學生之一。

⁵⁷ 〈雜報・尼僧講習會〉，《南瀛佛教》第19卷第6號（昭和16年（1941）6月），頁37-38。

⁵⁸ 不著撰人，〈佛教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7年（1942）12月28日，4版。

⁵⁹ 感謝曾參加昭和17年（1942）度臨濟宗佛教講習會之高雄陳專美女士，告知此會課程內容。

由三屆的講習會中可以看出，臨濟宗先派遣東海昌道尼、澤木弘道尼兩位開教使常駐臺灣，先訓練本島尼僧，待日後於尼眾學林留學之臺籍尼僧弟子們回臺後，即可為該派在臺之尼僧教育增添助力，如：玉灼女士與姐姐玉霞於昭和17年（1942）幫忙在東港明德堂開設的佛教講習會。亦可直接將先在臺訓練過的臺籍尼僧，送至宗榮尼眾學林留學，如：昭和18年（1943）赴該學林求法的素道尼，五年學成後，又繼續於該學林專門部進修一年。由此已可洞悉妙心寺派在臺尼僧教育之模式。昭和16年（1941）弘道尼於大崗山的龍湖庵寺接受《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採訪時，曾提到：「透過翻譯的說教，此處很重要，自己一股腦兒地說得口沫橫飛，但那氣氛因翻譯就冷場了。我想傳達之意，而翻譯者千分之一都未抓到，真是牙癢。…目前有日本式、本島式兩種勤行讀經之方式，希望將來全部改為日本式的讀經方式。」⁶⁰ 透過共通的語言、行動、文化來布教才能達到效果，因此高林玄寶曾告知隨侍宮田禪光「本島人的布教要以本島人（來布教）。」⁶¹

此尼眾講習會只辦了昭和15、16、17年（1940-1942）三屆，後因戰事吃緊就停辦了。筆者將其資料彙整如下：

表五：妙心寺派於昭和15至17年在臺之尼眾講習會的時間、地點與學員程度

	昭和 15 年度（1940）	昭和 16 年度（1941）	昭和 17 年度（1942）
舉辦時間	昭和 15 年 7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	昭和 16 年 5 月 5 日起為期六個月	昭和 17 年 2 月 18 日至同年 12 月 2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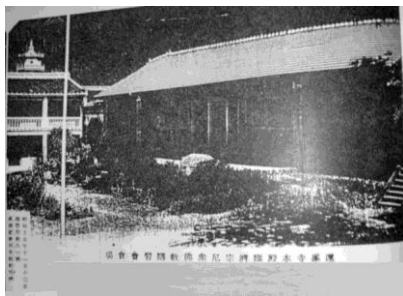
⁶⁰ 不著撰人，〈尼寺も時局に目醒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6年（1941）2月24日，4版（自譯）。

⁶¹ 林蘇峰（編），〈涼しい顔〉，《高林玄寶大和尚鼎談錄》（日本美濃：郷土を語る会，1962），頁37。

學員程度	具有公學校畢業以上之國語能力的尼眾、齋姑。	※	已有日語基礎的上午班，及需要教授不識字之學員基礎日語的下午初級班。
舉辦地點	高雄蓮峰寺	高雄蓮峰寺	東港明德堂

資料來源：《南瀛佛教》第18卷第8號，頁33。同第19卷第6號，頁37-38。《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7年(1942)12月28日，4版。以及陳專美女士之告知。※不詳。

其中，由昭和15年（1940）招收「具有國語能力」的學員，到了昭和17年（1942）開設「會日語及不會日語」的兩種課程，可以看出此尼眾講習會之招生困難，本欲以尼眾、齋姑為對象的尼僧教育經過兩年後也開設了推展基礎日語、識字之教學。地點也由高雄南移至東港，應有可能是要避開戰亂。



照片六：昭和15年度（1940）蓮峰寺本殿臨濟宗尼眾佛教講習會會場。《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一輯，第28冊，頁481。



照片七：昭和15年度（1940）臨濟宗尼眾佛教講習會會員。照片來源同照片六。

兩姊妹於明德堂的佛教講習會幫忙一個月後，回到臺南佳里。當時因總督府的寺廟整理運動，鎮上的善行堂若不加設幼稚園的話就要被拆除，善行堂之住持側淨師又是姐姐玉霞的臺灣歸依師父，於是有著留學背景、亦有黃父之政經關係的兩姊妹去拜託當時的「視學」（官員），申請要在善行堂加設幼稚園，官員也就允若不拆

善行堂。於是善行堂的住持惻淨法師，請了三位老師陳素雲、於東港街明德堂佛教講習會教授日語的吳素娥（高女畢業）、黃亦娥（玉灼女士叔公的女兒），開設幼稚園，玉灼女士亦幫忙教授日文，約有近30位小朋友。



照片八：昭和17年（1942）12月8日臨濟宗佛教講習會結業前托鉢。前排中央東海宜誠和尚，前排左一澤木弘道尼，前排右一東海昌道尼，第二排左三素道尼，第三排左二陳專美女士。感謝陳專美女士提供照片。



照片九：臨濟宗佛教講習會，昭和17年（1942）12月24日於屏東縣東港明德堂結業。前排左三東海宜誠，前排右四東海昌道尼，前排右三澤木弘道尼，前排右二吳素娥（教授日語），第二排左一女眾為陳專美，二排左四素道尼，第三排右一黃玉灼，第四排右二黃玉霞。感謝陳專美女士提供照片。

姐姐玉霞雖於各寺廟、齋堂幫忙講授佛學，但仍想更精進求法，隔年昭和18年（1943）春，從京都臨濟學院寄信回臺，信中告知雙親人已在京都，且就要入學。姊妹情深，玉灼女士亦要求父母，要與姐姐再一同念書，父親也就急忙地再次請託舊識東海宜誠

和尚幫忙，順利地讓玉灼女士再次赴日留學。

（二）再赴妙心寺，精進波羅蜜

昭和18年（1943）春，此次兄長送玉灼女士到基隆去坐船後，玉灼女士就自己沿途問路赴京，終與姊姊會合。

1. 留學生活

兩姊妹先住養德院⁶²，父親有先支付兩年學費。後因戰爭末期，情勢非常緊張、生活也不安穩，當黃父無法再從臺灣寄錢至日本時，養德院之住持，亦負責編輯《臨濟時報》的木村靜雄老師，便幫忙介紹玉灼女士於臨濟學院的圖書館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打工，賺取生活費，每月有四十日圓，足夠兩姊妹生活。



照片十：後排左一日籍同學林淨月，後排左二黃玉霞，後排左三黃玉灼，後排左四日籍同學木村惠綾，後排右四韓國籍崔同學，於臨濟學院。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2. 專注學問與求法

課程修了後，兩姊妹和同學林淨月一起搬到如是院⁶³，努力爬

⁶² 之後，該院在庭院的角落蓋了一個「臺灣寮」，只能居住兩、三人。兩姊妹和同學林淨月後來就寄宿於此，自己負責飲食。木村俊彥教授告知：高林玄寶的日本弟子亦很多，養德院的住持便是其一，所以很照顧同門後輩。

⁶³ 筆者請教玉灼女士為何要搬，她告知不知道，一切都是姐姐玉霞在負責的。

梳畢業論文。玉灼女士的畢業論文為「臺灣における觀音信仰」（臺灣之觀音信仰）⁶⁴。妙心寺本是花園天皇的離宮，後來捐獻給臨濟宗作為寺院，所以內、外院數目眾多，姊姊玉霞有去幫忙維持環境，亦常去專門道場參禪。

3. 黃父幫助女布教師

兩姊妹在日念書，當時妙心寺派有兩位女布教師⁶⁵要來佳里鎮上的善行寺布教，但該寺無法提供尼僧住宿，於是黃父就把家中二伯的房間打通為日式大客房，讓兩位尼僧暫住，黃父思女之心昇華為對佛教的大力支援，多少亦欲藉此感謝該派照顧二女之意。當時臺灣的洗澡方式很簡陋，玉灼女士告知：「聽家父說剛好家裡有橢圓形的日本桶，讓女布教師解決了洗澡不便，兩位女布教師好欣喜」。



照片十一：前左一為黃玉霞，於臨濟宗妙心寺專門道場。感謝玉灼女士提供。

四、兩姊妹先後回臺

昭和20年（1945）日本戰敗撤臺，兩姊妹人雖在京都但未再見過高林、東海老師。昭和21年（1946）3月兩姊妹取得學位，因擔心

⁶⁴ 玉灼女士記不得姊姊玉霞的畢業論文題目。因年代久遠之因素，玉灼女士未能保存臨濟學院的畢業證書及論文。

⁶⁵ 江燦騰，〈日治時期高雄佛教發展與東海宜誠〉《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9月）頁211-231，註[20]「東海昌道尼和澤木弘道尼，此兩位尼師，是臺灣進入皇民化佛教時期，為配合日僧東海宜誠和大崗山派蓮峰寺住持梁開吉的新尼僧培訓計劃」。筆者曾詢問過黃玉灼女士，曾來家中寄宿的兩尼是否為上述之二位？但她不知。

父親健康，玉灼女士欲先回臺，等著已拿到東京拓殖大學學位的弟弟來京會合，一同由神戶搭船回臺。

第 9 回卒業（昭和21年 3 月）

妙	東	文	道	795
※				
妙	木	村	惠	綾 546
（ 贈 贈 者				
	黃	玉	霞	
	黃	玉	灼	
			（玄祐）	
妙	林	淨	月	484
（ 贈 贈 者				
妙	橫	山	文	綱 542

妙心寺派宗議會議員，
同布教師

妙心寺派布教師

照片十二：黃玉霞、黃玉灼（玄祐）之畢業資料。資料來源：〈臨濟學院學部・同窗會員名簿〉昭和60年度（1985）《花園大學同窗會》，頁45。感謝木村俊彥教授提供珍貴之資料。※此欄為個資，不便公開。

姊姊玉霞欲學習經濟方面的知識，則續留京，因認識一位京都的太田小姐，該父是醫生，在妙心寺附近開了一家醫院⁶⁶，所以就借宿在太田小姐的家中，無住宿之憂。之後，又去京都的立命館大學研讀經濟，也常去妙心寺的專門道場參禪。姊姊玉霞自幼聰慧靈巧，懂漢學寫字又漂亮，喜好學習，在日本常去學「御詠歌」⁶⁷。約兩年後，取得立命館之學位，也就回臺了。



照片十三：黃玉霞於京都太田醫院的庭院。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⁶⁶ 感謝木村俊彥教授告知：此太田醫院位於面向妙心寺之南門，但現已改建為大樓。

⁶⁷ 日本佛教自平安時代起，用五七或七五調的音韻，作詞來歌詠佛法的一種歌唱藝術。

當時去日本臨濟學院留學的，大部分都是寺院的住持出錢栽培，挑選優秀的徒弟赴日求法，以期學成回臺後，繼承寺院宗務。如臺中善光寺的前住持德照尼、現任住持的德僧尼⁶⁸，都是師父送她們去臨濟學院念書的。但黃氏姊妹是家裡出錢出去唸書的，學成後無須在寺院幫忙。

戰後，玉灼女士回臺，就在家中照顧身體微恙的父親，處理家中事務。姊姊玉霞回臺後，活躍於南部的各寺廟齋堂、於竹溪寺所舉辦的「佛教講習會」當老師，傳揚在日本學到的佛教學問、培養後學。



照片十四：戰後，前排左二為黃玉霞於竹溪寺。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照片十五：戰後，第三排左一為黃玉霞。感謝玉灼女士提供照片。

五、結論

黃氏姐妹因是黃父送至日本留學，回臺後無義務於寺院幫忙，但兩姊妹對佛教之奉獻，可說不負高林玄寶之期待。昭和17年（1942）兩姊妹於赴東港明德堂幫忙佛教講習會，亦爲了鎮上的善行堂不被當時之官員拆毀，兩人合力奔走向官員陳情，又於善行堂

⁶⁸ 玉灼女士告知：德僧尼師年事已高，預定繼承的正耀法師也有去臨濟宗花園大學念書。

設立的幼稚園幫忙教導小朋友。姊姊玉霞活躍於南部各寺廟、齋堂教導佛學、日文，啓發臺灣佛教女眾，幫忙介紹學妹素道尼赴宗榮尼眾學林念書，可惜享年未過五十。而玉灼女士雖然在家中幫忙，長年茹素，晨曦五點半起床，自己一人做日、臺語的早課，雖已高齡九十並未因身體不適、天寒等的因素怠惰對佛法的初心。

玉灼女士與弘道尼為同一宗門，友誼深厚，弘道尼在臺布教時亦保持連絡，弟弟黃櫻楚赴東京拓殖大學留學前，因日本氣候較冷，弘道尼還幫忙做棉被送他。1945年日本戰敗撤臺，1946年季春玉灼女士取得臨濟學院之學位，等著拿到學位的弟弟至京都，欲一起從神戶搭船回臺。而回到日本後的弘道尼此時找到玉灼女士，表明心願希望能一起回臺，玉灼女士也就和弟弟齊心幫助弘道尼，完成她來臺繼續弘法之心願，搭船前弘道尼登記之名字為一林美雲。乘船中有乘客因病往生，弘道尼還請大家一起幫忙助念，來臺後寄宿黃家約有年餘，當時黃家為獨棟建物，弘道尼亦非常低調，留有頭髮，很幫忙黃家處理家中事務，家中小朋友都叫她美雲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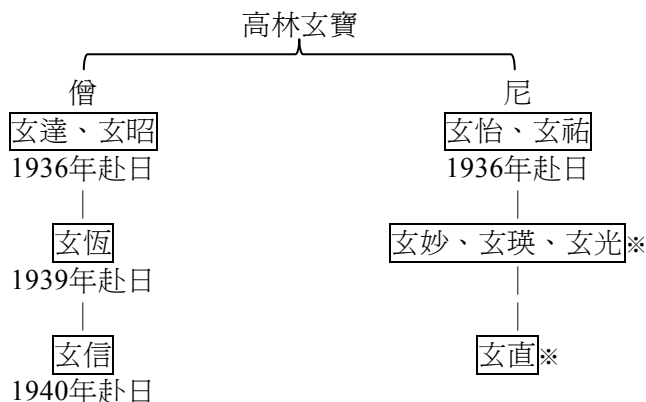
然而玉灼女士之此段告知與江燦騰先生於〈日治時期高雄佛教發展與東海宜誠〉之註解中提到「…直到戰爭結束，日本統治當局撤出臺灣，…澤木弘道尼則決心死守臺灣和本地的尼眾共住…。」⁶⁹之研究有所出入，非常可惜當時幫忙弘道尼乘船來臺手續的黃櫻楚先生已往生，期待日後有新資料，能如實地還原此段史實。之後，廣修寺的素道尼學成歸臺，得知昔日恩師弘道尼在黃家，便邀請她至廣修寺當住持，亦協助取得臺灣身分。1989年弘道尼圓寂，寺方舉辦法會盛況非凡，在場的玉灼女士也感受到弘道尼多年在臺弘法之成果。廣修寺為感謝她之於佛法的奉獻，特別請託

⁶⁹ 轉引自江燦騰，〈日治時期高雄佛教發展與東海宜誠〉，《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9月），頁211-231，註[20]。

東海宜誠和尚戰後所住持之日本岐阜縣永昌寺，幫弘道尼製做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之牌位「妙心塔主弘道雲尼和尚禪師」⁷⁰以資紀念。有關弘道尼在臺之佛教作為及影響，待日後能另文呈述。

筆者將高林玄寶於昭和11年（1936）至昭和15年（1940）送至日本留學之「玄」字輩的臺灣弟子，整理資料如下表：

表六：高林玄寶之臺灣「玄」字輩弟子的傳承關係及赴日時間（※不確定赴日時間）



由黃氏姊妹赴日留學之故事中可得知，身為在臺布教總監且有豐富經營教育經驗的高林玄寶，為配合大本山昭和10年（1935）4月提出「為避免主要寺廟被他派吸收，所以要優待臺灣留學生」之政策，於昭和11年（1936）起積極地吸收臺灣留學生，其方式有三：一是透過「佛教專修道場」來挑選，二是直接收為門下「玄」字輩之弟子，三是透過東海宜誠等開教師來吸收弟子。高林玄寶雖於昭和14年（1939）9月離臺，但隔年15年（1939）大本山即派遣兩

⁷⁰ 見附錄三。

位尼僧開教使東海昌道尼、澤木弘道尼常駐大崗山，以佛教講習會之方式來吸收臺灣尼僧，素道尼便是一例。然後送至日本臨濟學院、尼眾學林等地留學，使其直接接受自榮西禪師以來所傳承之臨濟宗宗旨的薰陶，待日後學成畢業之臺籍尼僧弟子們回臺後，即可為該派在臺之尼僧佛學教育注入新血，賦予傳承妙心寺派在臺布教之任務，對於臺灣人的布教還是要以臺灣之僧尼來護法。

日治時期日本佛教各派相互競爭，吸收籠絡寺廟、齋堂以維持自家門派在臺之教勢，然佛教是由佛、法、僧所組成，一教派之興衰、法脈之延續，必定要依賴「僧」之有所作為，所以僧才之培養是不容忽略的。戰後十八年，1963年東海宜誠於《正法輪》提出，臺灣佛教會的中心人物幾乎由臨濟宗僧尼所佔領。⁷¹ 繼之1975年臨濟宗妙心寺派僧侶川上孤山氏肯定高林玄寶努力培育臺籍弟子之貢獻，於《增補妙心寺史》中記載，戰後日本人雖撤臺，但至今在臺灣佛教界，高林的剃度弟子仍活躍中。⁷² 2013年4月27日名古屋宗榮尼眾禪寺落慶式，玉灼女士與屏東廣修禪寺現任住持達性法師亦前往祝賀，戰後約七十年高林玄寶的臺籍弟子與臺灣的尼寺仍與妙心寺派保持聯繫，傳承了臨濟宗妙心寺派之在臺法脈。

(收稿日期：民國 102 年 2 月 28 日；結審日期：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

⁷¹ 東海宜誠，〈台灣仏教との親善促進〉，《正法輪》第13卷第3號，1963年3月5日，頁2。

⁷²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年），頁801。

附 錄



高林玄寶師

圖片來源：《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頁176。

一、高林玄寶生平簡介

高林玄寶師道號乾嶺，別號擁葉室，自幼皈依佛門，明治30年（1897）臨濟宗大學畢業後，掛錫於八幡圓福道場、或京都大德專門道場，參究禪門宗旨之奧妙。歷住岐阜縣圓福寺、清泰寺等，此外曾任聯芳學林學監、普通學林幹事長，於大本山妙心寺派擔任宗務議員時，擔任數次參事會長、議長。大正12年（1923）當選大本山妙心寺派宗務總長，並就任。改正該派諸制度、修建本山建築物，實施教育、布教的進展不勝枚舉，尤以日本佛教聯合會幹事身分，致力於宗教法案及施行普選法的促進運動。大正14年（1925）擔任文部省宗教制度調查會員，昭和5年（1930）任妙心寺派顧問宗制審議會長，昭和7年（1932）1月18日就任臺北臨濟護國禪寺住持、臺灣布教監督，同時擔任聯絡寺廟總本部長，此外在教育子弟、社會事業等，有諸多功績。⁷³

⁷³ 此引文內容大致與關正宗，〈殖民後期日本臨濟宗的在臺布教——以第八任總監高林玄寶的《布教監督巡教日誌》為中心〉所引用的林蘇峰（編），〈玄寶大和尚の遺稿—台灣島に於臨濟妙心寺派開教の教蹟〉，《高林玄寶大和尚鼎談錄》（日本美濃：郷土を語る会，昭和37年），頁31之內容大致雷同。但筆者引用較早的資料，〈高林玄寶師畧歷〉，《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昭和7年（1932）收於王見川、李世偉主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臺北：博揚出版社，2009年）第一輯，第27冊，頁176。

二、昭和8年（1933）-昭和13年（1938）高林玄寶在臺之職銜

	昭8年	昭9年	昭10年	昭11年	昭12年	昭13年
	《圓通》 第128號	缺	缺	※	《圓通》 第176號	《圓通》 第184號
臨濟宗妙心寺派臺灣 布教監督	○			○	○	○
臨濟宗臺灣聯絡寺廟 總本部長	○			○	○	○
臺灣佛教專修道場總 鑑	○			○	—	—
臨濟護國禪寺住職	○			○	○	○
圓通婦人會會長	—			○	○	○
佛教專修道場總鑑	—			—	○	○

資料來源：《圓通》昭和8年（1933）～昭和13年（1938）之一月號頁末「新年問候」。※因缺一月號，以七月號「問暑」代替。

三：左一「贈住持妙心素道英和尚尼」、右一「妙心塔主弘道雲尼和尚禪師」2012年1月28日筆者拍攝於屏東廣修寺。



四：右一玄祐尼(黃玉灼)與泉宜性尼(註52)於名古屋宗榮尼眾禪寺之落慶式，後者為屏東廣修寺住持達性法師。2013年4月27日筆者拍攝於宗榮尼眾禪寺。



參考書目

一、書籍

1. 王見川、李世偉主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臺北：博揚出版社，2009年，第一輯，第27冊。
2. 王興國，《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臺中：太平慈光寺出版，2007年。
3.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統計書》（1903-1942），台北：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4.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南州》，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年。
5. 黃葉秋，《鎮南記念帖》，臺北：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1931年。
6. 慧嚴法師，《臺灣佛教史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年。
7. 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年。
8. 慧嚴法師，《心遊佛教文化交流》，高雄：春暉出版社，2012年。
9. 闕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出版社，1999年。
10. 闕正宗，《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

二、日文專書

1.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
2.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年。

3. 不著撰人，《臺灣史料稿本》，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1917年。
4. 佐竹智応，《本願寺第二十一世明如上人御伝絵鈔》，京都：顯道書院，1904年1月。
5.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東京：鴻盟社，1900年。
6. 妙心寺派宗務本所編《大本山妙心寺開創六百年記念・再興本源円通通国師四百五十年遠諱大法会記録》，京都：妙心寺派宗務本所，1937年。
7. 松田一道，《臨濟宗宗制》，京都：臨濟宗宗務廳，1941年。
8. 林蘇峰（編），《高林玄宝大和尚鼎談錄》，日本美濃：郷土を語る会，1962年。
9. 東海亮道編・野川博之著，《台灣三十三觀音巡拝》，大阪：朱鷺書房，2004年3月。
10. 曹洞宗尼僧史編纂會編《曹洞宗尼僧史》，東京：曹洞宗尼僧團本部，1955年。
11. 穗波徳明，《武勇日本・征清戦史下》，東京：大日本中学会戦史部，1900、1901年。
12. 《花園大學同窓會》，京都：花園大學（1985？）。

三、中文期刊論文

1.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台灣留學生為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2. 江燦騰，〈日治時期高雄佛教發展與東海宜誠〉，《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年9月）。
3. 闕正宗，〈殖民後期日本臨濟宗的在臺布教——以第八任總監高

林玄寶的《布教監督巡教日誌》爲中心》，《佛教史與佛教藝術：「明復法師圓寂一週年紀念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二）》（2006年5月13、14日）。

四、日文期刊論文、其他

1. 《正法輪》，第13卷第3號，1963年3月5日（京都：正法輪發行所）。
2. 高林玄寶，〈佛教家より觀たる本島人の教化問題〉，《臺灣自治評論》第3卷第1期，1938年1月1日（臺北：臺灣自治評論社）。
3. 松金公正，〈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妙心寺派台灣布教の変遷—臨濟護国禅寺建立の占める位置—〉，《京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第12號（2001）。
4. 歷年《宗報》（1931-1937年）。
5. 歷年《南瀛佛教》（1923-1942年）。
6. 歷年《圓通》（1933-1938年）。
7. 歷年《臺灣日日新報》（1898-1944年）。
8. 《卅新纂續藏經》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index.htm>。（2013年1月1日）
9. 財團法人金龍院首頁，<http://www.jinlungyun.org.tw/>。（2013年2月20日）